

道相回應)，所以是超越與內在通而為一。<sup>25</sup>

雙向度的上下回應，立人德以合天德，則由修道之謂教此句展現出來。修道即存天理去人欲，一掃私欲習氣、氣質的偏蔽，達致維天之命，於穆不已，於乎不顯，文王之德之純（詩周頌維天之命）的境界。

（誠者，天之道也），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！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

（第二十章）

中庸自第二十章以後，便都用誠字去發揮天人合一之道。中庸的天命不是外在的一種天的命令，而是宇宙的生機，這種生機是和人性相連的。<sup>26</sup> 誠既然是天人合一和內聖外王之道，那其實踐之道究竟如何呢？中庸裡提到兩點，就是盡性和致曲。

唯天下至誠，為能盡其性，能盡其性，則能盡人之性，能盡人之性，則能盡物之性，能盡物之性，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，則可以天地參矣。（第二十一章）

## 五、盡性致曲

此與孟子「盡其心者，知其性也；知其性，則知天矣。存其心，養其性，所以事天也。殀壽不貳，修身以俟之，所以立命也。」（盡心上）一脈相承，相互輝映。

---

<sup>25</sup> 蔡仁厚，《孔孟荀哲學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九年，頁一三九～一四〇。

<sup>26</sup> 吳怡，《中庸誠的哲學》，頁五一。

人之盡心作道德實踐的活動，即是天道的呈現，既是天道呈現，便應是神用無方，成就一切人所需成就的，而不會受到任何阻礙。但在事實上，人常被現實的氣化流行種種境況所限制。當然人此時對世界之種種無可奈何之事仍會有感於懷，但這已是無我之悲情。這悲情雖云是情，但已不是感性之情，而是祛除了一切關乎世俗的利害得失之純然惻怛之情。而此悲憫之情，使自己的生命頓時超越了有限的時空，而與超越的天道相融相泯，進入恆常的絕對精神領域。人於此時便可使其生命有一大安頓，此是超自覺，一切放平的安命。<sup>27</sup>

純然惻怛之情，即是誠體的發用，便能感通萬有萬物，潤澤萬有萬物，立人極達天道。中庸因此會云至誠盡性的道德主體工夫實踐路徑。

由仁、智、聖、誠來遙契性天之雙重意義，一為超越的遙契，<sup>28</sup>孔子的五十而知天命、畏天命，不怨天、不尤人、下學而上達、知我者其天乎，允為最佳的詮釋。一旦體悟到天命後，整個自我德性發展有其宗教（天命論）基礎。儒家的終極關懷是在天命或正命的貫徹，而天命的貫徹因不忍人的惻怛之情，又實踐仁道或內聖外王之道（個體人格與政治社會的雙層圓善化）。<sup>29</sup>

另一為內在的遙契，把天道天命收進來作為自己的性，一方面又把它轉化為形上的實體。除了上述至誠盡性章句外，中庸又云：

<sup>27</sup> 王邦雄等，《孟子義理疏解》，台北，鵝湖出版社，民國九十一年，頁一五～一六。

<sup>28</sup>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，頁四五。

<sup>29</sup> 傅偉勳，《死亡的尊嚴與生命的尊嚴》，台北，正中書局，民國八十二年，頁一六二。

天地之道，可一言而盡也。其爲物不貳，則其生物不測。（第二十六章）

唯天下至誠，爲能經綸天下之大經，立天下之大本，知天地之化育。夫焉有所倚，肫肫其仁，淵淵其淵，浩浩其天。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，其孰能知之？（第三十二章）

由此可知，孔子對天的超越遙契是比較有宗教意味的；而發展至中庸，講內在的遙契，消除了宗教意味，而透顯了濃烈哲學學意味，<sup>30</sup>但也使得儒家的宗教味淡泊，消褪了天道天命的終極關懷根據。怪不得韋伯(Max Weber)把儒家的精神傾向說成是「對世界的適應」，框固在人際關係的模式上，嚴重的貶抑了儒家心理整合和宗教超越的能力。<sup>31</sup>內在超越是中庸心性論的特質，紹承孔孟的傳統，但中庸也散發出濃郁的終極關懷宗教意味，貫通了人極與天道的隔闕。

道德主體的實踐成德之教，若能苟日新又日新，則仁體挺立，天道亦隨之而挺立，主觀地說是仁體，客觀地說是道體，結果只是一個無限的智心，無限的理性（此不能有二），即一個使「一切存在爲真實的存在，爲有價值意義的存在」之奧體一存有論的原理。這完全是由踐仁以挺立者。踐仁而至此即是大人之性命，聖哲之生命。<sup>32</sup>中庸云：

誠之者，人之道也。誠者，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從容中道，聖人也！誠之者，擇善而固執之者也。（第二十章）

不勉而中，不思而得，那是聖人極高的境界，渾然天成，不假雕

<sup>30</sup> 牟宗三，《中國哲學的特質》，頁五〇。

<sup>31</sup> 杜維明，《儒家思想—以創造轉化爲自我認同》，頁五七。

<sup>32</sup> 牟宗三，《圓善論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七十四年，頁三〇九。

琢。而一般人則必需透過致曲的方法途徑，才能挺立道德主體，感通潤澤六方四合。中庸云：

其次致曲，曲能有誠，誠則形，形則著，著則明，明則動，動則變，變則化，唯天下至誠為能化。（第二十三章）

誠體廣大悉備，周化流行，渾然與天地同體。但是，誠體的與物無對，彰顯心外無物的物自身之目的王國世界。一則淪喪了有執現象世界的客觀開發索析，二則罔視了氣質先天的清濁之別及個體特殊性的殊勝之處。因此，致曲的工夫，便成了道德主體的重要實踐成德之路，現象有執世界科學、民主制度的建立。

## 六、一心開二門

因此，牟宗三一再提倡一心開二門之說，真如門、生滅門，以突破道德界及現象界隔閡之礙。他認為良知可以自我坎陷曲通，讓認知心開出智之獨立系統，建立民主格局，開展科學的宏規，完成儒家第三期的現代化使命，凸顯中庸致曲的精擅之諦。但內聖涵攝外王的泛道德、政治性格所致的流弊。牟氏思忖以道德理性作用表現轉為觀解理性架構表現，在架構中見出政治的獨立意義，自成一獨立境域，而暫時脫離道德，<sup>33</sup>以曲通並令科學生根發展。

曲是不完全之意。致曲，即是就當下的所有之一部份而推致之。至誠者兼備一切德，故無偏。而大賢以下，則或偏於仁，或偏於智，或偏於勇，而不能體現全德。即以中國傳統論心，也有「以仁識心」

<sup>33</sup> 牟宗三，《政道與治道》，台北，台灣學生書局，民國八十年，頁五九。